

第一章 心如死灰後和離

冀州大雨連連下了半個月，坊間作物顆粒無收，百姓流離失所，江夜正剛剛同兄長處理完柳城流民一事，回府稍作歇息。

他步伐帶著不耐煩，濺起的水花沾染上他的衣襪，他頗為嫌棄地皺起眉，只想快些換下這身衣服。

前腳才踏進府內大門，他的夫人就已經無聲息地繞至身後，將披風乖順地搭於他肩上。要換洗的衣物也規整地放在一旁。

暖和的披風稍減他今日奔波在外的煩躁，看著夫人吳清，較之剛入府時好似變化許多，具體是何處他又說不上來。

不願細想這些旁枝末節，他冷淡地越過吳清走向裡屋。

正屋內，濃湯早已溫好，傳出的雞香味混雜在清冷的風裡飄入他的鼻息，他自然地低頭看向許久未見的妻子，昏黃的燈火下，映照出她低順的眉眼，多出來些家的暖意，連同他的面容也柔和了許多。

他緊皺的眉不自覺地舒展，終是不忍心見吳清一人在外頭寒風裡站著，招手示意她一同進餐。兩人本自婚後交談淺淺、關係淡漠，現在同坐一桌更是一直沉默，江夜隱隱感到些愧疚，本想打破這樣的氣氛，但看見吳清舉止自然，毫無想交談的意思，幾欲想開的口又閉上了。

自江夜出門，吳清日日都在預演若他回來，她該用什麼姿態，以何種語氣與他相處。可是當他就在他眼前時，自己卻不知道要說什麼，又怕說得多了又不像她大姊，索性老老實實地吃飯，默默看著他就好了。

吃得腹中暖和，江夜站起身來，稍有不自然他避開吳清的眼睛，回道：「我還有事，先去書房了。」

她心中有些失落，江夜故意避開她的模樣都納入眼中，成婚兩年，他依舊不願用正眼看她，可她臉上已習慣性地露出得體的笑容，掩去失落，福了福身，「那妾身就在房內等著夫君。」即便如此說道，但她知道今晚江夜是不會去她房內的，整整兩年，他從未碰過她。

江夜眼神有些複雜，頓住腳步，回頭看著吳清低頭福身的模樣。女子一襲錦藍色半袖裙襦，姿態端莊，卻依舊掩蓋不了她豐滿的體貌，眉眼即便低垂，但他明白只要她一抬頭，眼內暗生的媚色總會讓他身心一酥，他都不敢多看。

兩年過去，當初那件事早就過去了，吳清嫁入江家後也沒他想像中那麼令人厭惡，他是時候應該放下了。

過了會兒，他沉沉地應道：「好。」

雖然感覺到江夜與往日有些許不同，但是吳清也沒有多想，兩年過去了，江夜對她都是一副冷淡的模樣，話語也簡單得好似不願與她再多說一個字。

她回到房內，默默從床底拿出一本兵書細細研讀，她現在唯一留下的就是這個，就連之前舞著長劍的手，上面的老繭都被她一個個挑破再敷上藥草，已經全然變成如同她大姊的手一樣，細嫩白皙。

可惜，她的夫君再也沒有執起她的手。

她也不愛與人熟絡，在府中，她的快樂就只剩江夜和兵書了。

她突然想起年幼時被下人關在黑屋子裡，老鼠的聲音還時不時在她耳邊響起，想伸出手撐著

自己，結果指尖觸碰到了毛茸茸的東西，頓時嚇得瑟瑟發抖，豆大的眼淚落下來，甚至覺得自己可能永遠被困在那了。

是江夜破開了屋子，在她一片迷濛的眼前，他像一抹光明照射在黑暗中。他帶著屬於少年獨有的傲氣狠狠懲治了關她的下人，向她伸出了手，將她從黑暗裡拉起來。

少年不過七八歲大，烏髮高束，別著玉冠，還綴著火紅色的瑪瑙石，眉清目秀，帶著貴公子的傲氣，微揚起頭，對她說——「沒什麼事是過不去的，努力生存下去。」

當時他們素不相識，他告訴她要努力活下去，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成為最親密的人，卻心隔山河。她不知道何時才能焐熱他的心，他們互相折磨，沒有盡頭。

正當吳清還在回想往事時，一陣腳步聲由遠及近地傳過來，她先是不太確定，聽仔細後心狂跳著，難道他真的來了嗎？

飛快地下了榻，將手中的兵書往床底下隨便一塞，快步湊到鏡前，看看自己妝容有無差錯。鏡中的她，白裡透紅的鵝蛋臉，一雙魅惑的桃花眼在她故意描繪的妝容之下少了些妖媚，眼旁的淚痣都被粉妝抹掉，要是在夜間模糊的燭火下，真的與她大姊吳泉有七八分相似，她還是不放心的補上了些粉才出門迎接。

剛將門打開，江夜正好走到門前，男子穿著稍微寬鬆的常服，眉眼深邃，神色有些詫異。

一時有些尷尬，幸好吳清及時開口，「夜色已深，夫君不若進屋避避寒。」

江夜也正好有此意，徑直走向房內的床榻，衣袍一甩，正欲脫下鞋。

一直侍奉公子的李管家在江夜身後感歎不已，夫人這些年做的他都看在眼裡，今日總算是有回報了，只希望公子好好珍惜，別再錯過這麼好的人。

他識趣地為他們掩上房門，小聲命下人們都散了去。

吳清不好琢磨這究竟是何意思，今日江夜的舉止著實反常，她低聲問道：「夫君這是要在妾身這就寢嗎？」

江夜抬眼看了一眼吳清，女子從聲音到舉上都透著一股小心翼翼，他愧疚感頓生，沉悶地回道：「嗯。」

欣喜難得躍上吳清的眉梢，她盼了兩年，終於盼到了他的回眸，她終於也能分得那一點點的歡欣了嗎？

臉上浮現了女兒家該有的嬌羞，唇兒抿了又抿，她年少時就想成為他的妻，她總想著他眼裡也能對她露出如三月春風般的愛戀。

可是她一直有一個盤旋在心中的問題，今日她想借些勇氣問出。

「夫君與妾身已成婚兩年，妾身想問夫君心中可曾有些許喜歡妾身？」

她為了更像他心中的白月光，裝扮上撲了重粉，將世人說她妖媚的地方都掩了去。

執起針線，為他學做女紅，笨拙的她學了許久才繡好一個鴛鴦香囊，可他看也不看放在一旁，之後在他腰間也沒見著，她以為是他嫌她手藝不精，又向京中有名的繡娘學習，終是練好手藝給他又繡了一個，可是他身上卻戴了大姊贈他的香囊。

大姊最會在貴女和公子間周旋，她也學著多去那些貴族公子的場合，即使總是被嘲笑的中心，她還是次次都去了。

平日她完全不會問這樣的問題，可能是今日的不同尋常，以及婚後江夜從沒有在明面上和吳泉牽扯不清，氣氛使然，鼓舞著她要試一試，可是卻換來長長的沉默，她臉上的笑容都要維

持不住了。

江夜直直地看向她，好像要將她這些心思都看穿，甚至好像要將她偽裝別人的卑劣行徑也給看透。她看見江夜正準備開口，神色如往常一樣淡漠，她卻不敢聽了，這個回答她直覺是她不想要的。

勉強維持住了最後一絲笑容，她道：「夫君我們就寢吧，妾身不問了。」

江夜似乎也鬆了一口氣，沉默地點點頭。

是她得意忘形了，即便他現在淡去對吳泉的喜歡，又怎會這麼快就喜歡她呢，畢竟她和吳泉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啊。

他輕柔地褪下女子的衣衫，意外發現他的妻身材比他料想的要好得多，該有肉的地方一個不少，他極盡溫柔地讓她放鬆，緊緊擁抱她，佔有她時，他內心竟偷歡似的暗喜。

他本厭惡靠近女子，今兒像是破了例，身體也沒有他預想的排斥。

吳清也沉浸其中，不欲再糾纏剛剛那個問題，時隔多年，她的江夜哥哥正在溫柔地對待她，恍若那些蹉跎的歲月都不曾存在。

他們香汗淋漓，纏纏繞繞，情至深時，江夜腦海一片空白，卻猛然想起那一疊疊書信，上面一個個小小的字寫著吳泉，背叛感油然而生，竟將這名字脫口而出。

這一聲細不可聞，卻被吳清聽得清楚，她渾身一顫，不可置信地睜大眼睛，隨後咬緊牙關，忍著淚水，多情的眉眼此刻冰冷到極致，那些極力偽裝的柔和體貼也消散個乾淨。

她微仰著頭，手指緊緊抓著被褥上的雙飛鴛鴦，感受著江夜給她身體上的快樂，眼淚卻一滴一滴打落在鴛鴦的羽毛上，一圈圈地暈開。

只可惜她一直背對著江夜，他只以為他剛剛的失言吳清並未聽到，那一瞬他也想清楚了，既然他與吳清要一生糾纏，不若真的做成夫妻，從此再也不想先前之事，那些算計就隨風散了吧。

他放過她也放過自己，今後一定會好好疼惜她，愛憐她。

轉過她的身體，捧起她的臉，溫柔地舔拭她臉上的淚水，見到她哭，他的心也莫名地難受。破瓜之痛比不上心底的痛苦，身體已經全然不受她控制，甚至有時會發出令她都不敢細想的嬌聲，可她的心卻逐漸碎開散落一地，她狠狠地用指尖抓撓江夜的後背，留下一道道紅痕。江夜眉頭都未皺一下，冰冷無波的面容染上了緋紅。

在他像小太陽一樣同她說要活下去之後，此後再多的苦和累她都未曾落下一滴淚水，她覺得那些苦總是有終點的，只要她夠努力夠拚命，那些痛苦都能熬過去。

可是他與她就像永無止境的苦與累，無論她如何模仿、如何相似，她終究不是他心中的白月光。

說的也是，哪有人真的能將別人模仿到了一模一樣呢，她也不過是癡心妄想。

她哭得梨花帶雨，痛徹心扉，泛著淚光的桃花眼媚態橫生，只讓人更想欺負了去。淚眼朦朧間看到江夜愈加疼惜的眼神，心中的諷刺感更甚，微扭過頭不欲與他親熱，他只有將她當作是她大姊時，才能換來一絲憐憫。

可是江夜彷彿看穿了她的狡黠，湊向她的脖頸，在上面留下一個個印跡，讓她不得不扭過頭來。一回頭，他眼裡劃過一絲狡黠，深深地吮住她的紅唇。

他佔有了她一次又一次，每每覺得將要結束，可瞥見她目含春光、面如桃花時，又停不住了，

她恍若成了一個花妖，一次又一次誘惑他，尤其見她平日平淡的面容竟也能展現動人心魄的美，竟讓他的心為之牽動。

直至晨光透窗而入，兩人才相擁而眠，吳清早已暈睡過去，長長的睫毛上還掛著殘餘的淚珠，江夜憐惜地在她頭上印上一吻，為了讓她睡得更舒服些，小心將她枕在自己懷裡。

待吳清從腰酸背痛中醒來時，枕旁已一片冰涼，最後一絲溫暖也冷下來了。她瞧著四周的一切還沒緩過來，想起昨日江夜的脫口之語，神色逐漸冰冷，那些溫柔都不想偽裝了。

這時，丫鬟銀花才端著熱水敲門而入，見滿室狼藉也羞紅了臉，但還是依照公子的吩咐開口，「公子今早碰上朝廷急事，先行離開了，走前吩咐奴婢不要吵醒夫人。」

吳清的聲音還有些許沙啞，無力地示意丫鬟將這些放下，自己緩緩撐起身。

銀花雖是女子，但見夫人身型姣好，受人疼愛之後原先少女的姿態多了些媚色，衣衫順著肩滑落，露出半個圓潤的肩頭，就連纖指一抬都能惑得她內心微動。

可是今日的夫人與往常有些不同，她總瞧著不對勁。

吳清見這丫鬟瞧著她都愣了神，滿身不太自在，又擺擺手吩咐她退下。

銀花離開房間後還是覺得夫人不對勁，邊走邊想，腳步猛然一頓。

對啊，今日的夫人氣勢不同啊，又颯又美的，和之前溫柔大姊姊的樣子好大差別啊！

吳清起身後雙腿還有些酸軟，她意外發現江夜已經將她清洗了一遍，眼神微閃。

正想往前走去，她瞧見了掉在桌邊的香囊，抓著床幔的指節蒼白幾分，心裡更是像被刺了一針，難受得不行。

那個香囊的圖樣她不會記錯，那針法佈線都是出自吳泉之手，看來江夜今早又將它取出，無意中掉落此處。才剛與她歡好，又拿出這個香囊是做什麼？對吳泉的愧疚？

她撿起香囊，痛苦地捏得緊緊的，忽然發現裡面的一張紙條露出了一角，她取出一看，上面寫著——江郎，我心悅你。

好，好，原來，他從來沒有正視過她，她的一番情意都敵不過吳泉一句我心悅你。

它就像是一把利刃，一次又一次地割開她的心，告訴她她努力的那些都是徒勞，即便她繡工再厲害又如何，他要的從來就不是她。

吳清苦笑一聲，竟笑出了眼淚，唇間帶著些癡狂，指尖那些為了繡香囊而留下的疤痕又一次提醒著她的愚蠢。

她從來不是吳泉，也永遠不會是她，她作了十幾年的綺夢是該醒醒了。

手背狠狠抹去眼角的淚水，眼神內慢慢帶著堅毅，她不能再在這裡待下去了，她越來越不像自己，也越來越厭惡這樣的自己。

可笑鏡中的自己，為了那些鏡花水月，換上繁複的服飾，棄下自己所愛，每日活得戰戰兢兢，可直到最後他嘴裡喊的還是吳泉。

想通之後就連看著滿櫃子豔麗的衣裙都生出了厭煩，她從來不愛這些，可是為了他，每日都要費時偽裝自己，生怕出了差錯惹他不喜。

她知道江夜一直想同她和離，甚至有次將和離書放在几案上，等著她簽下自己的名字。

她也記得當時她恍然無措，假裝未曾看見，整夜輾轉難眠，忐忑不安。

第二日江夜沒有再提時，她還心中狂喜，如今想來實在可笑。

那張和離書現下就在江夜書房左側櫃子內，她沉默走向書房，取出那張薄紙，研磨好濃黑的

墨汁，可當她下筆時，手腕仍舊下意識微微顫抖。

這是她年少時曾想過最好的夢，嫁予他為妻，從此恩愛兩不疑。可是現實卻一次次告訴她，這些都是她的癡心妄想，她再努力也做不了他心中的妻。

咬緊嘴唇，唇瓣都微微滲出血，左手壓穩在右手手腕上，才將簽名完成。寫完那刻，心中竟像終於放下大石一樣平靜舒暢。

此後，她不再是他的妻。

她本來就是在江府存在感極低的人，眾人表面上尊稱她為夫人，背地裡都嘲笑她身分低微，一個小戶人家的庶女也敢高攀江家。

她簡單收拾了些衣物，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江府，她從來都不受江夜寵愛，那些剛進府想上位的美婢自然瞧不上她。

唯有老管家和在她身旁陪伴許久的丫鬟銀花發現她有些不對，詢問她出門緣由，她只說要回娘家。

他們見她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，只以為是公子私下讓夫人回娘家取些東西，畢竟夫人來江府時身上並無一件娘家的東西。這次回去估計是去娘家立威吧，他們原想跟著相助，可是夫人再三拒絕，細想夫人也非流言中嬌蠻跋扈之人，只是不愛與人親近，就都沒跟著去。

吳清還算輕鬆地離開江府，走出府門那刻，她不自覺地回首看著這個埋藏著她青春的地方，她當時作夢都想進入江府，完全沒想到，現在她走出江府竟然一身輕鬆。

那張和離書就放在江夜書房的桌上，她隨手取了一本書壓在其上，或許待他找不著她時就能看見了。想到這裡她失笑一聲，他又怎會去找她呢？平日若她不主動尋他，他是絕不會自己來找她。

算了，一別兩寬，各自歡喜，從此山高水遠，故人不再相逢。

吳清再無留戀地轉身離開江府，留下一抹挺直倔強的身影，她若是有心要走，沒有人能留下她。

她娘總說她倔，總是要撞到南牆才回頭，這次她真的撞南牆了，賭上了她的所有。

江夜今日處理流民騷動時竟莫名突生煩躁，彷彿什麼東西要離他而去，強行按捺幾分，反而勾起想回府的念頭。

他突然想見見吳清了，回憶起昨晚的瘋狂，臉上難得有些羞赧，露出些少年氣。他並非重慾之人，否則也不會一直不碰吳清，京城之人總傳他是無情郎君，昨晚卻讓他真真實實地體會到無限的快樂和滿足。

吳清在他身下妖媚的模樣、略帶沙啞的哭聲，都讓他愈加想念，他最愛的還是緊緊抱著她的那刻，他環繞著她，她輕輕搭著他的肩頭，好似他就是她的依靠，那一刻的滿足感真是難以比擬。

他回過神來繼續處理公務，但看著眼前的燭光又恍了神。想起那一夜夜她默默為他點上燭火，勸他多愛惜身體別熬壞了眼；又想起了她的濃湯，頓時內心暖洋洋的，恨不得自己馬上回府去，只希望她別又傻傻地在門外候著，淋著一身濕雨。

那些屬下看著自己的頭兒總是對著燭火暗笑，有些毛骨悚然，頭兒今日真不對勁，莫不是太

累出了幻覺吧？

抓緊處理這些煩心的事務，江夜就想早早回去與她共用晚膳，想見見她驚喜的笑容。想著她意外見著他早歸，會不會偷偷轉過身笑，眉眼裡都帶著星光，還得裝作一本正經，像隻可愛的小狐狸。

他的眼睛裡也帶著細微的笑，有人盼著他歸來的感覺真的很好，兄長新婚時說的話過去的他不懂，現在想來真的讓人感到幸福無比。

加快處理手中事務，總算趕在天黑之前結束，手指微酸，他揉揉眉心，起身回府。

回府的路上，正巧夕陽西下，難得下了許久的雨暫歇，太陽冒出頭，暖黃的陽光照在他身上，他長吁一口氣，想著她會在暖陽下等他，心中也有了期許。

成親兩年，他一直難以過去自己心頭那關，現在想通便舒暢了許多。

出乎意料，府門前沒有那抹他期盼的身影，他低頭笑笑，估摸是昨日他要得狠了，她也有些小脾氣了。

江夜劍眉星目，平日一副寡淡的模樣，可當他笑時，腮邊會有兩個小小的酒窩，眼睛彷彿是一灘灑了星光的湖水，微波蕩漾，滿懷柔情。

李管家看著公子帶著笑意的模樣也會心一笑，公子是他看到大的，自那件事後他就再未綻開笑顏了，夫人也終於盼到這麼一天了。

進了府，婢女們都各自忙碌，府內一副欣欣向榮的樣子。

江夜面帶些笑意地向正屋走去，往日她最常待的地方就是正屋，她總會乖巧地端上各種菜式，時而告訴他這些菜背後的趣事，雖然他冷著張臉，有時也會憋不住偶爾彎了眉眼。

今日倒是不對勁，滿桌子的菜與平時無異，可氣氛卻差得遠了，沒有人彀扭地將雞湯端在他面前卻又不敢看他。

江夜不自覺地皺眉，回身問後面侍奉的丫鬟「夫人呢？」

兩個丫鬟面面相覷，夫人平時不受寵，又總愛待在房中，她們也不清楚夫人去了何處。

帶著薄怒地甩袖，他明白吳清之前一直被冷落，可是居然到了這個地步，這麼大的人不見了，她們還能不知道主子去了哪兒？細想也是自己之前對吳清過於冷淡，這事還是得怪自己，他將這股怒氣憋回去，悶得胸疼。

指望不上她們，江夜索性自己去吳清房內看看，快步走進去，眼前的景象卻讓他愣在原地。成婚前，坊間傳聞吳家庶女乖張，驕橫跋扈，幾番欺在嫡女頭上，衣著也極為奢華，更有甚者，說她曾大鬧吳家，是個撒潑可怖的女子。

雖然成婚後江夜倒是沒發現這些，可他之前以為吳清是那種吃穿用度較為鋪張，房間佈置應該是奢侈豪華的，他也沒剋扣她的月錢，理應是紅帳黃紋，雕花刻木的。

昨晚他沒仔細看，現在發現房間佈置甚是清簡，一桌一椅一床，後面還掛了一幅畫，全然不像坊間傳聞那般。

湊近一看，畫上是一位少年，紅纓在頭，身穿軟甲，神氣非凡地在逆光裡昂著頭，五官被光籠罩著不太清晰，可完全不妨礙身上散發的傲氣。

江夜疑惑更甚，這個少年有些眼熟，有他年少時鮮衣怒馬、談笑京城的快活，可是他卻不記得曾穿過這一身裝束，更不記得他小時候與吳清有過什麼交集。

這莫非是吳清的什麼情郎？思及此，江夜的薄唇緊抵，緊鎖的眉有些煩躁，他這個夫人究竟

有多少祕密是他不知道的？

環顧四周，並無吳清身影，打開她的衣櫃竟只剩下繁複華麗的衣裙和幾件薄衫，其他的常服都沒了蹤跡。

一陣莫名心慌，他怒聲問道：「誰能告訴我夫人去了哪？」

門外候著的一群奴僕都紛紛發抖著跪下，他們服侍公子這麼久，還沒見過公子如此大怒，都屏著氣不敢出聲。

江夜一掃跪下的眾人，有些心懷鬼胎的丫鬟嚇得差些一咬牙就將自己的壞心思吐個乾淨。

李管家從中站出來，不慌不忙地回答道：「公子，夫人與我們說是回了娘家，估計是去取些要緊的物件吧。」

聽李管家這麼一說，江夜信了大半，可還存些疑慮——為何將大半衣物帶走，若她不是去娘家，又能去哪兒？她來江府這麼久，他未曾在意她何時回了娘家，既然她此番前去，他就去一次吳府給她撐個場吧。

總不能讓他的夫人就這麼孤零零的沒有夫君陪著回門吧？她再嬌蠻跋扈，可婚事不幸也是會成為別人的笑柄，既然他決定放下往日種種，那第一件事就從這個做起吧。

立即命人備好馬車前往吳府，他怕他的夫人在吳府受人冷落，之前他對她有怨，可是在朝夕相處間他發現自己總是不自覺地心疼她。

不過吳府還有一個令他頭疼的人，嫡女吳泉曾在兩人年少時與他互通書信，在書信裡的她是他心動的模样，帶著點任性可愛，後面又因種種陰錯陽差，他曾憤恨過但也釋懷過，總歸再見還是有些不自在。

江夜是一個果決之人，他放下便不再多看，如今吳泉就是他夫人的姊姊罷了，此外他們再無關係。

第二章 吳府的奇怪跡象

吳府門外的侍衛遠遠見到街上有輛墨黑色的馬車，馬車一側還掛上墨藍色的絲帶與墜鈴，這是象徵著乘坐馬車的人身分高貴。

他們還在談笑又是哪個達官貴人路過他們吳府呢，誰知馬車徑直向吳府駛來。侍衛們雙雙對視，他們實在想不到吳家竟和這樣家世的貴人有了聯繫，都揣著幾分小心候在門前。

馬車上下來一名相貌極佳的男子，臉龐稜角分明，目蘊寒潭，兩側有些許碎髮，柔和了幾分氣勢，可依舊能看出身上的貴氣逼人，還透出些狠厲。

男子長腿一邁正欲進入吳府，結果卻被侍衛攔下，侍衛滿是膽怯，但這人又實在陌生，出於職責，他必須攔下一問緣由。

男子斜眼一瞥，寒意更甚，威壓自上而下，侍衛竟軟下了腿，手也放下了。

江夜暗自不滿，這吳府的侍衛實在沒眼色，他是吳清的夫君他們都認不出？

只是他忘了，這事怪不到侍衛頭上，成婚兩年他一次吳府都沒去過，就連吳清回門都是一個人去的，這些侍衛自然不認得他。

吳家的管家倒是記性好，再說這男子器宇非凡，也不是他這種人能惹得起的，先請江夜於正廳坐下，使個眼神讓丫鬟趕緊叫老爺過來。

吳老爺聽到江二公子來時驚得逗鳥的手都僵在空中，那隻鸚鵡見沒人餵牠，在籠裡上竄下跳，掌心一拍鳥籠讓那鳥安分些，心思轉了幾轉，沒想通怎麼江二公子突然就來了呢，莫不是來

算舊帳的？

不管江夜來的目的為何，反正是不能怠慢的，江家不好惹，他也就只算計過他吳清那事，其他都佔不了任何便宜。

急忙換了一身正裝去往前廳，一路上膽戰心驚，預設了各種江夜發難的場景。

江夜一人坐在正廳，不動聲色地四周看看，他的夫人回了吳府，看來待會就能見到，眼神裡隱約帶著點期待，這回他得給吳清一個驚喜。

吳泉身邊的丫鬟幾乎同時將江夜拜訪吳家的事傳到她耳中，此時吳泉正在鏡前梳妝，她今日與柳公子約好去遊湖，柳公子是柳太常的兒子，有些配不上她，可對方識趣，性格溫和，玩玩也不是不行。

但江夜來了，他現在是她那庶妹的夫君，聽聞與吳清感情不佳。她眼神劃過一絲得意，當初她被人擺了一道，錯失江夜正妻的位置，可這江夜心心念念的肯定是她吳泉。

勾引這個曾經的情郎、她庶妹的夫君不是更有意思嗎？更何況江夜可是為了她冷落吳清許久。她繞有興味地舔了一下嘴角，把匣子裡的香囊取出，吩咐她的貼身丫鬟告訴柳公子，她今日身體不適無法赴約，隨後將妝容修飾幾分，畫成楚楚可憐的模樣，滿意地瞧著鏡中的自己，執起薄帕起身會客。

她巧妙的扭著細腰，一副柔弱的模樣，假裝正巧路過木廳，見到江夜正一個人獨自品茶，更是有幾分勝券在握的樣子。

她一臉驚喜又帶著些不可置信地驚呼道：「江二公子！你怎麼來了？」

江夜現在已經能平靜地面對吳泉了，他微微點頭示意，不想多說。

吳泉眼中帶著些淚水，恍若被人傷透了心，緊揪著帕子說道：「若不是當初，我與江二公子又何會……」

還未說完，江夜一個擺手示意，蹙緊眉頭，「江某現已與令妹結為夫婦，請姑娘自重。」

吳泉有些訝異，她沒想到江夜會不留情面地拒絕她，明明不是為了自己一直冷待吳清嗎？今日一看好像並不如傳言所講。

不過她是誰，她能遊走各個京城公子之間，還能讓他們心甘情願為她做事，這江夜又豈能逃出她的手掌心，更何況她曾暗中佔了別人的名字，更有優勢些。

她假意抹抹眼淚，裝出被愛慕之人拒絕後的委屈，嗚咽聲斷斷續續，帶著些鼻音，小聲埋怨，「江郎真是無情，我們若不是當初，現在一定是郎作詩，妾作畫的生活。」

江夜畢竟習過武，耳朵較常人更加靈敏，吳泉說的話他全都聽得一清二楚，心中卻湧現出了些內疚，畢竟是他辜負了吳泉，不過事已至此，追究也無意義，他只能在其他方面多幫幫吳泉。

見他面色不改，吳泉有些不滿，難得有人能看到她這副嬌弱的模樣還能忍得住，江夜這人比她想像中難搞。她假意傷心過度，不小心腿一拐，往江夜懷中撞去。

江夜眼中不耐煩更甚，現在的吳泉和當初他有所傾慕的吳泉判若兩人，她這些把戲在別人那或許還能騙過一二，然而他是誰，自小就協助兄長處理朝中事務，現在更是年紀輕輕就成了本朝樞密使。

那些骯髒利用的事他見得多了，這些女兒家的小手段自能察覺，他對吳泉很是失望，初始相知時，從她信中看來並非是這樣一個愛耍手段的女子，不然他也不會對她傾心。

如今所為實在是敗壞了先前的印象，他側身一避，一聲嬌呼傳來，這回是真的摔疼了吳泉，她的手臂處磨出紅痕，霎時眼睛迸發出恨意，然後迅速褪去。

可這一瞬間恰巧被江夜看到，他心下微微驚訝——吳泉怎會是這樣一個女子？

吳老爺及時趕到，緩解了現場的尷尬，他見自己的愛女跌在地上不起，心疼地怒罵旁邊的丫鬟，「沒長眼睛嗎？姑娘都摔在地上了，妳們還不去扶？」

幾個丫鬟像醒了神一樣點點頭，她們還沒見過大姑娘在誰身上吃癩，大姑娘弱柳扶風，文采斐然，是當下眾人最喜歡的才女，尤其是大姑娘落淚時，京城男兒誰不為此動容？然而這個江二公子卻像是一個石頭，完全沒有被大姑娘影響，就連大姑娘摔在地上也沒多看一眼。

最為奇怪的是，京城眾人都說江二公子當初與姑娘幾近要私定終身時竟娶了二姑娘，婚後卻一直冷淡二姑娘，似乎難忘舊情，可今日一看，與坊間傳聞相差甚遠。

吳老爺忐忑地看向江夜，笑得有些阿諛奉承，問道：「不知江二公子來吳府是所為何事呢？」他深知當初吳清那事觸怒江夜，他可不敢自稱自己為江夜的丈人。

哦？江二公子？江夜皺了下眉頭，吳府的人原來並未將他當作是吳清的夫君。

「丈人有禮，本公子就想問問我的夫人現在何處？」江夜的語氣還算客氣。

「這……那個吳清她並未回來啊？」

吳老爺與吳泉相視，兩人眼中皆是茫然，即便吳清再怎麼不受待見，她若來了也不可能沒人向他們說啊。

「沒回來？」江夜黑眸一眯，吳清不回吳府還能去哪，他不相信她還有其他去處，定是這兩人誣他。

「這，這……」吳老爺的頭上泌出冷汗，被江夜氣勢所懾，腳步不自覺地後退幾步。

吳泉更是從沒遇過有人在她面前有如此強的威迫力，連假裝的表情都忘了，臉上顯露出害怕。念及吳泉是他曾經愛慕之人，江夜的氣勢還是有些收斂，否則吳泉現已跌跪在地。

江夜見兩人半天說不出東西，有些不耐煩，站起身擺手，「帶我去吳清的房間。」

「這，這……」江老爺冷汗越冒越多，雙腿打顫。

「怎麼，不行？」尾音拉長，威懾更甚，他唇瓣微抵，眼神像是利劍出鞘，有要發怒的徵兆。

「行行。」江老爺聲音都不穩了，可是他得罪不起江夜。

吳泉銀牙暗咬，她不怕江夜去她庶妹的房間，她只怕他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，她緊張地跟隨在江夜後頭，神色有些不自然。

江夜暗覺奇怪，吳泉為何對他要去吳清的房間有此反應，可現在還不是時候問這些，也擔心若吳清正巧看見他和吳泉會不會誤會些什麼，索性面不改色，加快了腳步。

吳泉更是膽戰心驚，江夜面上看不出在想什麼，現在又突然加快步伐，莫非是發現了什麼？

吳清的房間有些偏遠，等走到門前時，江夜大為震驚——房門老舊不堪，小院裡雜草叢生，幾層灰覆蓋在床榻上，衣櫃更是小得可憐，幾乎與下人的臥房無異。

他沉默地站在房間內，眼神晦暗不明，雙手攥成拳頭青筋盡顯，緩緩的、幾乎咬牙問出，「吳清的房間為何是這樣？」

京城誰都知道吳家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女兒，大女兒吳泉纖細清純，弱柳扶風，每逢簪花大會必是拔得頭籌，是一眾男兒心中的白月光，加上說話行事嬌弱，男兒都愛這種姑娘。

吳清則不同，豐腴多俏，不施粉黛也媚惑迷人，多一分則俗媚，非時人所好，京城公子都對

此嗤之以鼻，可是又有誰能說自己從來沒有妄想過吳清呢？

若只是身型差異，還不會讓所有人都厭惡吳清，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說吳府的嫡女心地善良，每每幫助庶妹，可庶妹卻不領情，驕橫跋扈，仗著自己的娘親受寵，幾番欺在嫡女頭上，這才是為人所不齒的。

江夜原先也是這麼認為，並非是他全聽信流言，他從與吳泉的書信中能感受到對方是個身型瘦弱、樂觀善良之人，看吳家兩姊妹的確是吳泉符合。

後又出現他被人算計與吳清結為夫婦，對吳清的印象更是差到極點，也不欲再查清流言真假，只想沉浸在公事中逃避這些，現在卻感覺到疑點越來越多。

這樣的房間又怎會是一個驕橫跋扈的女子住的，她不是該享受八尺床幔、琳琅滿目的屋子嗎？他的眉心緊皺，有種不太好的預感，好似他一直逃避的真相要浮出水面。

江老爺不住抹著臉上的汗水，另一隻手搭在滾圓的肚子上，更加忐忑，「這屋子是吳清她娘留下的，吳清嫁去江家兩年幾乎沒有回來過，這個屋子就這麼荒廢了。」

他想將這事推到吳清身上，之前不是總說江夜不滿吳清嗎？雖然現在態度不明，但是或許是因為江夜不想自己夫人住的地方掉了他面子呢？把這些都推給吳清說不定江夜就怪罪不到他們身上了。

的確，江夜在來吳府的路上聽聞吳清嫁入江家後，除了回門就再沒有回過吳府，但這不足以是這個老頭糊弄他的理由。

「還不說實話！」一聲暴喝，語氣中竟帶著些咬牙切齒，江夜眼眸不帶一絲感情地看著眼前的吳老爺。

吳老爺一雙綠豆眼朝吳泉示意，不是都說江夜對吳泉舊情難忘？現在他騎虎難下，只希望吳泉能安撫江夜的情緒。

吳泉心裡是不願意的，她已經看出江夜是個不好惹的主兒，但若是江夜有心想查，查出的可不只是這些，要是他一怒，他們吳家就完了。

她只好硬著頭皮迎上江夜透著寒氣的眼神，扯出一抹笑，「妹妹她經常在外，行事也獨立，是她自己說只想住在她娘親留的屋子裡，連我們給她的丫鬟她都不要。」勉強把這句話說完，眼神不安地垂下，她怕江夜又發現些什麼。

即便江夜成婚兩年對吳清甚是冷淡，他也能從細節中看出吳清不喜與人接觸，除了對他，待其他人都是有禮而疏遠的，是有可能不願丫鬟服侍在側。

道理上說的通，但總歸覺得哪裡不對勁，卻再無藉口降罪吳家，他站在這個狹小房間的中心，微仰起頭，捏捏鼻梁，頭疼地閉上雙眼。

長長的眼睫顫動著，江夜的心也難受著、鬱悶著，他原以為的一切都慢慢地被撕碎，不好的預感一直徘徊在他心頭。

不行，他得回府，這一切似乎要脫離他的掌控了。

吳府老老少少送走這位爺之後，每一個人劫後餘生地長吁一口氣，衣衫早已被汗浸透，有些體弱之人甚至直接坐在地上。

吳老爺也倚在木椅上，緩了好久才從剛才的狀況裡醒來，剛剛吳家真的是九死一生，他不禁將怒火發到吳清身上，這人真的是晦氣，就連去了江家都不安分。

吳泉也是後悔極了，她原以為江夜念及舊情，必是一個重情之人，想必她略施手段就能舊情

重燃俘獲他，怎知他如此駭人，早就看穿她這些把戲，要不是她急中生智，他們吳家是真的岌岌可危了。

江夜回到府中，立刻召集府內上上下下數百名丫鬟小廝，只問一個問題——他們今日可曾看到過夫人。

大部分人都沒見著，夫人性格冷清，本就不欲與人親近，加上公子也冷待她，自然而然他們也就怠慢了。

好一會兒，終於有個小丫鬟顛顛巍巍地走出來，結巴地說道：「公、公子，奴婢今日午時看到過夫人。」

江夜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她繼續說下去。

「當時奴婢在院裡澆花，隱約看見夫人去向公子的書房，奴婢也看得不太清楚。」

書房？吳清好端端地去那裡做什麼？往常吳清從不干擾他處理事務，只是有時天冷會去他書房送些湯水，除此之外基本不去他書房。

總歸是有了方向，江夜披上墨黑色大氅，走向他的書房。

整整一天他都心思紛亂，這是他從來沒有體驗過的。

等到了書房，見裡面擺設與平日無異，江夜緩緩踱步，細細查看，不想錯過任何蛛絲馬跡。

突然他發現左側一個櫃子上留下了手指擦過的痕跡，他疑惑地打開櫃子，為何吳清要動這個櫃子呢？

倏然，一番記憶鋪天蓋地湧入他的腦海，他記起了——這櫃裡放著和離書！

還記得那天他才成婚不久，難從被人算計的不甘與憤恨中走出，鬱結於心，打算與老友們喝上一杯解千愁。

回來時已經不太清醒，他見到自己的夫人就在廊下等他，內心不屑一笑，執起筆來就寫下了和離書。

她不是這麼想嫁給他嗎？寧願算計他都想當這個有名無實的江夫人嗎？他就想看看當她看見這個和離書會是一副怎樣的表情。

他看見她的臉色蒼白，明顯看到了和離書還強裝鎮定，一句句喚著夫君將他扶入房中，還悉心給他煮好了醒酒湯。

他當時內心一陣好笑，這樣的女人怎麼配與他相伴一生？滿是城府算計，是早已為官出仕的他最厭惡的模樣。

他有些半醉半醒地躺在床上，吐出了最傷人的字眼，「我，江夜，遲早要休了妳。」

吳清正在用濕毛巾為他擦拭額頭的手一顫，毛巾正好搭在他眼睛上，他火氣上來，扯掉眼前的毛巾，面前女子倔強地咬緊嘴唇，眼淚在眼眶打轉的模樣映入他的眼簾。

他莫名有些心軟，就沒有再提此事，這和離書也被他放在了左側櫃中。

後來，他再也沒有要休她的念頭。

時隔一年多，放和離書的位置竟然被動了，不安的感覺像針扎了一般密密麻麻地刺著他。他一轉眸，瞧見桌上放著一張紙，踉蹌著走過去，他親筆寫下的和離書就在眼前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上面簽了吳清的名字。

他瞳孔一震，不願相信這一切，眾人皆知，吳清愛慕他許久，不惜用盡一切手段才將自己嫁給他，婚後也謹慎體貼，就連一開始不看好這樁婚事的友人，後來都明裡暗裡勸自己對吳清好些。

她怎麼能，怎麼能就這麼輕易扔下一紙和離書不見了蹤影？

他修長的手劃過這張脆弱的紙，居然冒出些不真實感，似乎只要他再抬頭，他的夫人就在他眼前正捧著一碗湯水。

可是現在，面前什麼也沒有，他一陣恍惚。

不可能！吳清她在京中沒有靠山，她離了自己又能去哪裡？最讓他想不通的是他們昨日明明一如往常，他還佔了她的身子，怎麼今日她就甩下一紙和離書？

忽而想起她房內那幅畫，那男兒是像他幾分，可他從未穿過那一身衣衫，這莫不是她之前的相好？內心氣血翻湧，身子卻如墜冰窖，她在京城要想逃出他的管轄範圍可不容易，沒有吳府的協助，憑她自己必是不可能的。

他也知她非衝動之人，要真有心不讓他找到肯定有她的辦法，莫非她去尋她的相好了？

想得越來越偏，怒火燒得越來越旺，手中的一紙和離書早就被揉得皺成一團，江夜反覆踱步，捏捏眉心，蹙眉讓管家送茶水進來。

緩了又緩，他才稍微冷靜下來，吳清要真有相好，與他一起時又怎會是完璧之身，是他一下子氣血攻心想偏了。

「來人，將這玉佩給劉家那小子，讓他去查往來京城的人有無吳清。」他就不信，她如何能逃出京城。

「是。」

江夜這一個月過得如往常一般，處理公務，回府休息，像是沒有發生這件事一樣。

那些丫鬟都小聲說道：「公子真是無情啊，夫人這麼真心對公子，現在夫人走了，他一點反應都沒有。」

有個入府稍早樣貌過得去的丫鬟撇撇嘴，「妳們可不知道，我聽說啊，夫人是算計著才嫁到江府來，我們公子是心善才一直沒有和離。現在夫人走了，公子高興還來不及呢！」

「啊？還有這等事。」

丫鬟們一片譁然，夫人雖然與她們不太親近，但可以看出夫人並沒有那份心計啊。

不知下人們的議論，江夜表面上一切如常，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每到月亮高懸，他都是徹夜難眠，之前雖然不是與吳清同床共枕，但她就在府內，他總覺得心安，現在卻只有焦灼。

他想著再過些時日，給她一些時間，她肯定就會乖乖回來，京城她不能出，只能在京城內，她遲早會被他找到。再說，明明是她當初用盡一切手段嫁給他，要捨也應該是他，她怎麼能就這麼離開？

他自以為一如往常，可他的同僚都發現江夜最近臉越來越黑，彷彿誰欠了他錢一樣。

劉逸正與江夜在酒樓裡暢飲，他喝得有些醉了，嘴上求饒，「你就饒了我吧，我都吩咐下去了就是找不著，你這夫人是不是真長了翅膀飛走了？」

江夜面上看不出，耳邊卻燒得通紅，看來也醉得不輕，他搖搖手中的酒杯，瞪劉逸一眼，「放

屁，我的夫人我還能不知道？就她那個溫柔賢淑的模樣能去哪？肯定是你們沒認真尋。」劉逸一陣告饒，他的姑爺爺哦，哪是他沒認真，這京城年齡相仿的姑娘都快被他們找完了。他碰碰江夜手中的酒杯，不解道：「你之前不是最不喜歡你夫人了嗎，現在人走了，你怎麼還拚命尋人？」

這話他平時不敢說，怕捋虎鬚，現在趁江夜也醉了才敢問出口。

江夜的眼眸像是浸滿了一層霧水，他也不明白為什麼他那麼執著，明明他應該高興的，他本來就不滿這樁婚姻，就連大婚之日都甩下臉面。

他一向自傲，有人如此瞞著他離開，他必是不欲再與那人有過多牽扯，但在吳清這怎麼破了例呢？

他頭痛欲裂，手撐著腦袋，露出了痛苦的神色，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成了這樣。

劉逸看兄弟露出這麼難受的神色，暗自歎息，當初不珍惜，現在人走了才想著把人找回來，世上哪有這麼容易的事？

若他有心儀之人，肯定不會像他一般猶猶豫豫，口是心非。

第三章 無情公子重出江湖

那一夜，江夜喝得爛醉，具體說了什麼他也忘了，這一個月他很是煎熬，極少進酒樓的他也破了例。

第二日醒來處處難受，正打算起身洗漱，迷糊間看見一個身影端著碗走近，身影有七八分與吳清相近，他內心一陣狂喜，臉上露出輕笑。看她能耐的，最後還不是回來了！

「公子，醒酒湯放在這了。」

公子？叫他公子？他清醒了幾分，看清了身影的模樣，原來只是個丫鬟，滿滿的期待掉入冰湖，眼裡的笑意也沒了蹤影。

喝了醒酒湯，裡面有淡淡的陳皮味道，他的眉舒展開，這是他熟悉的味道，只是這陳皮放得濃了些，轉而皺眉，這丫鬟怎麼知道他喜歡這味道，難道是吳清回來了？

「妳怎麼做的這個湯？」

他眉目帶了些威嚴，那丫鬟先前還緋紅的臉刷地一下變白，結結巴巴地回道：「這個，是夫人早就寫好了的食譜，平時都是夫人做的，現在夫人不在，我們按照食譜做的，難、難道味道不對嗎？」之前夫人都是親自下廚，從不經她們的手，難道今兒她們做的不對？

食譜？江夜一挑眉，他沒有想到之前那些湯水都是吳清一人做的，她可是江家夫人，又何必自己親力親為呢？「將這食譜拿過來我看看。」他這夫人真是一個謎。

「是。」丫鬟趕緊退下取來食譜。

前後翻看，這食譜竟有幾十頁，幾近詳盡地記錄了他忌口之物、在各種季節日子該吃些什麼。他愛江中鯽魚卻不喜挑其中魚骨，上面就細細地寫了煮好魚之後如何清除魚骨，有些甚至要自己一根根的挑。

回想從前，確實，他吃的鯽魚總沒有魚骨，他還以為是種新的魚，卻沒想到是他夫人一根根把它挑了出來。

看完食譜上的種種，江夜心中劃過一股暖流，他的夫人為了他學了這麼多，他自從娘親離世後就再沒有人這麼真心對他了。

再仔細一看，這字體有些眼熟，雖然這小楷他沒有印象，但撇捺總會上翹的習慣老覺得在哪

個地方見過，隨後又認為是自己多想，他閱卷無數，或許有人與他夫人寫字習慣相近才覺得眼熟。

「去，去把劉逸那小子找來。」得再催催他，堂堂京城守將，連一個弱女子都找不到，他真的是白當了。

劉逸又收到江夜的邀約，頓時一個激靈，難道還不夠折磨他嗎？連續一個月隔三差五就被找去。唉，但是看在兄弟一場江夜又執迷不悟的分上，他再幫一把吧。

他還當是昨日醉酒時，熱絡地走上前想搭江夜的肩，結果被江夜一記眼刀嚇退回去，摸摸鼻子隔遠些。真是的，昨天還好兄弟，今日就嫌棄他了。

還是江夜先開口，「找你來是我想起一件事，吳清肩膀處有一個半片梅花的胎記。」

他這一個月渾渾噩噩，看著正常，其實難受得緊，他今日才回想起那天晚上他依稀看到吳清身上的胎記，只是後續發生太多事讓他一時沒想起來。

劉逸面露難色，這胎記生在肩膀處，他搜人時總不能把要出京的女子都扯下衣袖看一看吧。

「不行？」江夜斜眼一瞟，滿滿的威脅。

「這，行吧。可是你有沒有想過要真把吳清找回來，你要和她說什麼？」

說什麼？還需要說什麼？江夜心中一陣好笑，她本來就是他的妻，找她回來是天經地義的事。

劉逸看到江夜這模樣想點醒他，「可是吳清已經簽和離書了。」

這句話像一盆冷水往江夜頭上灌下，澆得他透心涼，也清醒幾分。和離這事保密得很好，江府大部分人都以為夫人出了遠門，外頭也不知道這件事，他只告訴他幾個好兄弟。

平日大家都沒戳破，他都忘了吳清已經不當自己是他的妻了，他如今仍不明白吳清為何留下一紙和離書就消失無蹤，若是因為他的冷淡，他們成婚兩年一向如此，況且他那晚是下了決心要好好過日子的，女人心果然摸不透。

他突然想到那日吳清曾問他的那個問題——他成婚兩年可曾愛過她，當時他沉默許久，正想開口時她便說不想聽了。他當時遲疑並非是想否認，只是礙於之前的事而猶豫了。

罷了，多想無益，先將吳清找到才是要事。

江夜撐著腦袋，眉眼間陷入苦惱。

在京城外的一座孤山上，煙雨朦朧間能見一四方院子，院內一個仙風道骨的老者捋捋鬚鬚問道：「這回妳真是下定決心了？」

「嗯。」面前的女子悶悶地回了一聲。

旁邊男子神色帶了些詫異，「師姊，妳真的想好了嗎？他可是妳……」

還沒等他說完，老者應聲打斷，「你就別提你師姊的傷心事了，離了那混小子還不好嗎？你還巴不得你師姊回去受苦？」

老者雖已年邁，面容和身型卻有一股超脫世人的氣質，眼內護犢心切。

他這徒兒就是倔強，他本就不看好這樁婚事，可她就是一意孤行。

「這不能不問啊，師姊這可不是意氣用事啊，江夜要真的對妳不好，師弟第一個去揍他！」

男子身型高挑，面容稍顯稚嫩，狠狠地擡起袖子示意了一下。

吳清聞言身子一僵，她雖然現在徹底和江夜斷了關係，可聽到他的名字，內心還是像被細軟

的針扎一樣難受。

在吳清另一側遞來一個小巧的暖爐，她一抬眼，落入一雙溫潤如水的眸中，師兄他長長的羽睫下閃過一絲心疼。

她沉默少許，手指反覆抓握後才開口，「不會了，我和他沒有可能了。他從小到大本就喜歡的是吳泉，是我癡心妄想以為能打動他。」字字艱辛，如劍刺穿她親手織起的美夢，言語間都能聽出這些年來她曾那麼小心翼翼地愛著。

謝朗之默默移到吳清身後，狠狠地掐了師弟一把，面上還是一副溫和的模樣。

「嘖，真是笑面虎。」蒙勇被掐得暗自齜牙腹誹，師兄就知道欺負他。不過他也知道不該再問下去，這些個中複雜，又豈是他們這些外人能看得清呢。

「既然妳決心已定，接下來有何打算？」老者看著這個徒弟，有些感歎。這倔啊，有些時候對她是有所助益，但若鑽了牛角尖，可是難解啊。

「徒兒就想跟著師父走江湖。」

「好！」難得老者爽朗地大笑，當初他要這徒兒留下，她就是不願意，就是要去江家那小子那，現在可算回過頭來了。

「那妳娘親留的東西怎麼辦？」謝朗之低頭看著師妹的髮旋問道。

吳清眼中帶著幾絲厭惡，她一想到吳家就渾身難受，可還是回道：「就把它留給那吳狗吧。」連表面上的父親都不想再叫，見了他只能泛噁心。

「好耶，師姊可以跟我們一起闖江湖咯。」蒙勇還是孩童心性，一把拉過師姊的手，帶她看看自己最近發現的新奇玩意。

老者笑得往後仰倒，他這三個徒兒，一個溫和似水，一個冷清似冰，還有一個卻朝陽似火，正好能互補。

起初吳清還有些不適應，她已經好久沒有遇到過這麼熱情的人了，當初她離開師門，師弟還是個小屁孩，不足她的腰處，現在居然這麼大了，再過一年或許比她都要高一個頭了。

不自覺的，她臉上也帶了笑意。

吳清一直以冷面示人，這就像一個保護罩，將那些見她相貌而起了賊心的人嚇退回去，可當她一笑，如若春風吹破冰面，似春水一般流入人心。

蒙勇看得入了迷，好一會才回神，羞紅了臉蛋不好意思地撓撓頭，嘴中還嘟囔，「我也沒想到師姊現在這麼好看。」

謝朗之一把捂著蒙勇的眼，帶著調笑的味道看著吳清，「他這小孩就是太久沒和小姑娘待過了。」

蒙勇小力地掙扎著，看得出師兄弟關係不錯。

面若桃花的臉龐善解人意地笑了笑，竟是連謝朗之的臉都微微地紅了。

吳清也是好久沒笑了，她沒想到會鬧得別人臉紅，有些懊惱。

謝朗之將眼神不著痕跡地移向別處，紅暈退下去少許之後，清清嗓子說道：「其實妳笑起來挺好看的，可以多笑笑。」

吳清有些詫異地看過去，她不是不愛笑，只是每次笑都會被那些貴女們罵是狐媚到處勾引人的女子，漸漸地她就不笑了。

謝朗之見她這模樣，心裡有些難受，認真地注視著她說道：「小時候妳可愛笑了，妳笑起來可

以給人帶來快樂。」

是了，小時候的事她都快要不記得了，她小時候可黏人了，天天纏著師兄要他講故事，每次師兄都無奈地摸摸她的頭說「下次我就不講了」，那時她總露出傻傻的笑，她知道，只要她下次求求師兄，師兄又會心軟的。

這時候的她笑起來多了幾分真實，那段時光讓她淒慘不堪的童年多了幾分回憶的溫暖。

「哇，師姊笑起來真的好好看啊！」蒙勇終於趁謝朗之不注意拉下他的手，又被師姊的笑擊中心靈，不由自主地驚歎。

謝朗之也笑著揪著蒙勇的耳朵，「好啦，你師姊好不容易出了京城，還沒歇息呢，你就別老纏著師姊嚷嚷了。」

「好，好。」蒙勇假意應下，向回屋的方向走去，等謝朗之剛放心地回過頭，他猛地一蹦，轉身迎風朝著他貌美如花的師姊大喊「師姊真的好好看」，又「略略」向謝朗之吐了舌頭，才大搖大擺地走回去。

這師弟真有趣！吳清忍不住彎了眉眼，她好久沒有這麼輕鬆地笑過了。

看著吳清低頭失笑，謝朗之也舒展開眉眼，遞過衣裳，笑笑說：「今日也不早了，這些都是換洗的衣裳，熱水我之前打好了，現在溫度正合適。」

吳清接過衣裳有些怔怔的，心中流過一股暖流，她沒想到師兄早就考慮到她出京勞累，而她也的確不想再穿那些帶來的衣裙，淺淺地笑道：「那多謝師兄了。」

「沒事沒事。」謝朗之臉上一副溫和的笑意，讓人的心暖洋洋的。

換好一身裝束，一下從守禮的官家婦變成遊戲江湖的女俠，紅黑色勁裝勾勒出身材的姣好，原是金釵玉簪挽起的長髮如今被黑色髮帶好好束起，留下一截瑩白脖頸。

這回謝朗之和蒙勇兩人皆呆愣原地，他們都沒想到吳清換了一身裝束後簡直如換了個人一般。兩人直愣愣的眼神不藏惡意，只剩驚歎。又是羞得吳清耳邊染紅。

還是謝朗之很快反應過來，眉間帶笑退後一步，裝模作樣地作揖，「見過女俠。」

這回吳清眼裡帶笑，就連嘴角都微微上揚，通體的鬱氣消散。

可那廂的江夜卻沒那麼好受，他的夫人已經將近兩個月未曾歸家，吳清消失這件事原先還能瞞住，如今兩個月了，有些多嘴的下人紛紛猜測這中間的恩怨情仇，有些謠言傳入他耳裡，甚至越抹越黑。

就連知根知底的劉逸都好奇地跟他打探，「嘿，兄弟，聽說你婚後還約吳泉浪漫鵲橋，這事是真是假，若是真，那怪不得……」

還未說完，江夜一記手刀就劈在劉逸背後，眼神不善。

劉逸適才還幸災樂禍的表情一收，咧著嘴摸摸後背，還真狠啊，背後生疼生疼的。

「別信這些有的沒的。」江夜徑直往前走，面上不耐，不想再與劉逸一路。

別人胡說八道也就算了，劉逸可是他從小玩到大的，還不瞭解他嗎？在這關頭還落井下石，想想就是一陣煩躁。才往前走幾步路，一轉念，遲疑些許，轉身又往回走。

劉逸還在原地緩解手刀的威力呢，看到暴力手刀的來源正向他走來，連忙揮手訕笑，「不說了不說了。」

他這兄弟連續兩個月都是一副不要惹我的樣子，今天也是他太好奇才捋虎鬚。

江夜在劉逸面前站定，剛剛還煩躁不堪的模樣突然有些詭異的警扭，不自然地摸摸鼻尖，眼

神竟有些飄忽，聲音也降下來許多，這更是讓劉逸雞皮疙瘩都起來了。

「京城的人都覺得我和吳泉有私情？」這話問得有些遲疑，他是真不知周圍的人都以為他和吳泉在他婚後還有聯繫。

劉逸一下就高興了，難得看見江小霸王這副彆扭的樣子，強忍住臉上的笑，一本正經地添油加醋，「這何止全京城啊，就連外地人都有所耳聞，你們三個人的那些恩恩怨怨都被記在話本裡，你看看京城那些說書人，誰手上沒有你的傳奇？而且總說江二公子啊，那是一個癡心一片，被吳家大姑娘三番五次拒絕，最後人家略略示好，江二公子又是癡心一片。」這說得極為誇張，因為劉逸很想幸災樂禍，於是表現得一副極為真實的樣子。

「真的？」江夜黑眸微斂，眼神裡透著些懷疑。

要演就演逼真一點，劉逸伸出三根手指指天，用力地點點頭，「千真萬確。」

江夜雖然還有些懷疑，但眼神明顯陷入沉思，他知道他兄弟這話有些誇張，但無風不起浪，京城對他的傳聞的確不在少數。他不敢想這些流言要是進了江府、進了吳清的耳中，他的夫人會有多麼難受。

腦海裡突然浮現每逢佳節他處理事務到深夜，回到府內時吳清的表情總是帶了幾分落寞與哀傷，不會是那時就……這事一旦細想，就能聯想到許多蛛絲馬跡。

去年七夕，他本就不過這些節日，看在朋友的面子上在外小酌一杯，酒樓有些不老實的舞姬靠近他，他擋了許多，可還是沾染上胭脂水粉的味道。

他有些微醺地回府，吳清看到他回來，提起裙角笑著跑過來，可才靠近，臉色一剎那有些難看，笑僵在了臉上，他當時沒在意也沒解釋，現在回頭想想，懊惱與悔恨湧上心頭。

劉逸見兄弟臉上露出悔恨，心中一驚，他知道他這兄弟從小到大就是家中老么，行事上我行我素，極少會良心發現自己傷了別人的心，處理公事冷酷無情，處理私事更是一竅不通，不然也不會連自己的夫人都留不住。

他也不好意思再看笑話，誠懇地說道：「現在這麼久都沒有消息，人多半已經出了京，不若你找個機會出京城尋尋？」

江夜很快地搖搖頭，長眉輕皺，薄唇抿成一條線，有些無可奈何，「哪有這麼容易，我這職務辦差事得皇上批下來，出京的機會難，更別說還恰巧能在同一塊地方。」

劉逸聳聳肩，那他就沒法子了，裡面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人不想進來，這給他多少錦囊妙計都沒處使。重重地拍了一下江夜的肩，意味深長地歎了口氣，揚長而去，留下江夜一人。

江夜挑挑眉，雖說他之前是有些疏忽，但也沒必要用這種無可救藥的眼神看他吧！

官場人不解江湖事，江湖人同不過問官中局。

吳清的師父在江湖上大有名氣，年輕時曾單挑三十五人，少年意氣風發，好不威風，如今半隱於世，隨興而為，見著合了眼緣的孩子就收為徒弟，十二年漂泊也就收了三個。

謝朗之和蒙勇都是孤兒，被他所撿，授他所學，吳清卻不大相同，她被拘束於府宅之中，他幾番想讓她脫身，可她似是被事所牽一直婉拒，直至後來嫁為江家婦，師徒二人竟是好久未能聯繫。

也是因為吳清退出江湖好幾年，江湖上關於「無情公子」的傳聞淡了許多，現在只有一些老

江湖人還記得無情公子一手青雲劍讓眾人聞風喪膽。

現在無情公子又回來了，黑紗掩面，斗笠在上，一身慣穿的黑紅花紋勁裝，渾身透出冰冷高貴的氣質，任誰都不覺得這是個女子，那些個小姑娘最愛這樣的江湖俠客。

無情公子一側是江湖榜上排名第二的無雙公子，善用雙刀，殺人如水，雙刀繞著脖頸處轉，還未等人反應早就沒了氣息。

較小的蒙勇沒有師兄師姊名氣大，入江湖也晚，只偶有聽聞的無風公子便是他，移動速度極快，殺人無形，長相卻人畜無害。

雖說幾人武功極高，但也不是隨意就動了殺心，更不會肆意與官府中人挑起爭鬥。唯有那些恃強凌弱欺壓百姓的貪官，他們才會管一管。

本就是生在百姓家，吃著百家飯，懲奸除惡就是他們本分的事，幾人一路上可謂是恣意快活，取清水而飲，獵小獸而食，向翼州而去。

此番就是為趕上這屆武林大會，也是重新換一輪江湖排名，時間倒也不急，師父他老人家先去華清山與友相會，讓他們三人結伴前去。

可當他們遠離了京城，也看到了一些亂象。由於連月下雨，莊稼顆粒無收，皇帝早就下旨受災的地區可以免三年賦稅，給了農戶喘息的機會。

但那些山匪就不一樣，他們本就靠著搶奪糧食而活，平時農戶產量豐富，被奪一部分忍忍也就過去了，現在大家都沒飯吃，哪還有餘糧給別人。

等他們到姚村打算歇腳時，發現外面空空蕩蕩的，一個人都沒有。

蒙勇有些擔憂地微微皺眉，「這村怎麼如此詭異，竟是一個人都沒有。」

謝朗之面上透著小心，吳清也將步伐聲放低，朝著側邊走，一行三人都提起了精神。

走近了些，隱隱約約能聽到有人在大笑，聽著不真切，謝朗之輕輕按住前方吳清的肩頭，以手勢示意從後方繞過去，吳清微微點頭，蒙勇也眼神一轉，默契地向左手邊走去。

三人暗藏在屋後，見著幾個五大三粗的男人站在院內，其中一人仰頭大笑——

「沒想到這個田老二看著面黃飢瘦，家裡囤的糧倒是不少。」

周圍的人也附和著笑，吳清下意識皺著眉頭，很是不喜這種小人。

蒙勇年紀小，手狠狠抓著門框正想衝出去時，一隻手拉著他的手臂，他一抬頭就看見師兄默默地搖搖頭。

他們還不能輕舉妄動，對方有多少人還不好說，貿然出去說不定幫了倒忙。

又一個稍微瘦小的男人附和著拍馬屁，「都是郭頭子厲害，他們有眼不識泰山，就是不願與我們一路，幸虧是頭兒聰明。」

被圍在中間的男人體型龐大，一把大刀背在後頭，一隻肥手抓著隻雞腿大口地啃著，嘴上滿是油，時而口齒不清地大聲笑道：「嘿，老子就是不與那些蠢蛋一般見識。小美人妳要不要跟了爺？」

還有女人？藏在屋後的三人互相使了個眼色，吳清像小時候那樣伸出手指，從三數到一那刻，三人紛紛從各處衝出。

蒙勇速度更快，一記手刀把最中心那個滿臉橫肉的男人劈暈，還沒等周圍人驚呼，他們都被謝朗之和吳清劈暈在地。

這時他們三人才認真打量周圍的樣子——茅屋頂上的草被風吹得四處搖擺，屋內鍋碗瓢盆散

落一地，一個年邁的老人家趴在地上。
吳清連忙上去探了鼻息，早已沒了氣息。

「唔，唔……」

隱隱約約從屋內傳來掙扎的聲音，謝朗之長腿一邁，越過正在一旁俯身的吳清徑直往裡走，蒙勇也快步跟上。

還有人活著也是上天庇佑了。

第四章 鶯兒的身分

黑濛濛的屋內，一個嘴裡塞布的女子被捆在床板上到處扭著，像條小菜蟲。

見有人來，扭動的幅度更大了些，恍若能掙脫出去。

解了繩，謝朗之將人扶起，把布取出，溫聲問道：「姑娘妳沒事吧？」

被救的姑娘一把推開謝朗之，眼裡滿是猩紅，眼淚早就糊了滿面，「滾，滾，你們這群狗賊！」

「哎，妳這姑娘是怎麼回事？怎麼還罵人？」蒙勇滿是不服氣，明明是他們救了她，不領情就算了還罵他們。

謝朗之倒沒有很大的反應，他眼神一瞟，示意蒙勇別再說了，蒙勇也只能不服氣地撇過臉，嘴巴嘟得老高。

「姑娘，我們是路過的人，並非是那群土匪。」謝朗之緩緩地解釋道。

見面前兩人氣質著實與先前那些土匪不同，那女子卸下了些心房，動作幅度沒那麼大，不過眼神還滿是戒備。

等吳清到了跟前，亮明自己也是女子的身分，獲救的女子才確確實實地相信自己被救了。之前硬撐著的心完全卸下，淚像止不住一樣流下來，埋在吳清的肩頭哭得酣暢淋漓。

吳清一臉哭笑不得，剛剛還氣勢洶洶的，怎麼現在倒像隻小白兔了？

等她哭了許久，才抽泣著講起自己的遭遇。她就是那田老二唯一的女兒，娘親去世得早，她是她爹手把手帶大的，她爹省吃儉用都是為了她。

這幾個月收成不好，也幸虧田老二有儲糧的習慣，與那些餓得面黃肌瘦的村民來說，他們過得還算不錯。

說到這時，女子的眼神一轉，露出了極大的恨意，像是能一口吃掉那些野蠻無恥的土匪。她和爹爹謹慎小心，還是被其中一波山匪發現，一進來就將她年邁的父親踢倒在地，要脅他拿出餘糧。

她衝出去幫她爹爹，反倒被那些惡賊盯上了，看她有幾分姿色想著強上她。她自是不從，狠咬那土匪的手臂，氣得他們狠狠甩了她一巴掌，頓時臉上腫了一片。

她像隻狼崽一樣惡狠狠地瞪著他們，嘴上也絲毫不饒人。看她性子烈，那群土匪就把她捆在床上，隨便扯了一塊布塞在她嘴裡，打算等他們吃飽喝足了就把她弄到山上去。

她爹爹被踢那一下，已經在地上半晌起不來，可為了女兒，還是咬牙求著山匪放過他們。那些山匪嫌她爹礙事，又猛踹一腳，她爹就在地上再也沒起來了，她就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爹爹被惡人欺辱至此，卻動彈不得。

她好恨啊，恨自己力氣不如人，恨自己不能想出對策。

女子的確左邊臉腫了一片，頭髮也散亂著，手腕上有深深的紅痕，腳上更是青了一塊，好不狼狽。

吳清順著她的頭髮，眼間一片平靜，她之前也嘗過這樣的滋味，這對她來說並不陌生。

這女孩叫田安，是希望她一生都平平安安，卻是造化弄人，自此要獨自漂泊了。

吳清細心地將藥膏塗抹在田安紅腫的手腕上，俯身輕輕吹著傷口，溫柔與冰冷同時揉合在一人身上，竟有種奇異的美感。

蒙勇頭疼地撓撓頭，他也沒遇過這種情況，從小就沒了爹娘，哪有體驗過親人在自己面前生生死去的感覺。

謝朗之在床側默默地端著藥膏，月光灑在這間小小的茅屋，映照在那面色清冷卻動作溫和的女人上。吳清的睫毛長而密，桃花眼裡透著認真，鼻梁高而挺翹，唇瓣微紅，像是一幅完美的仕女圖，讓他的心微微觸動一下。

吳清輕輕拍著女孩的背，低聲安撫道：「曾經我也遭受過非人的待遇，但有一個人對我說『沒什麼事是過不去的，努力生存下去』，生活總是要繼續的。」

漸漸田安抽泣聲弱下來，累得睡了過去。

官府門口，一位老婦跪在前面，灰色的麻衣被塵土染上一片，她邊跪邊哭，灰白參半的頭髮鬆散地束在腦後，幾縷髮絲落下來沾上了眼淚。

很快周圍就聚集了一群人，紛紛指指點點看這老婦究竟要做什麼。

老婦年紀也大了，做事慢吞吞的，從麻衣裡取出一份契紙，上面白紙黑字寫著官府徵召那些流民去興建糧倉，右邊是一個紅紅的指印。

她抖著手把那份契紙放在前頭，年邁而沙啞的聲音哭喊道：「官老爺明鑒，我兒受雇修糧倉，半路遇上山匪，將我兒一行人運的糧食搶劫一空，我兒也下落不明，拜託官府行行好尋我兒回來吧。」

老婦沒讀過書，不知道這其中的複雜，只能盡自己的努力爭取把她兒子找回來，她男人早早就沒了，是她一手把兒子養大。好好的兒子突然沒了，她怎能吃得下飯。

老婦聲音不大卻字字泣血，勾起了旁邊有子女的人的同情，有些感同身受的人在一旁安撫著她，等著官府的人出來回應。

約莫一炷香後，官府大門推開，兩個青壯男兒打著哈欠推開門，瞥見老婦跪在門口，隨即低著腦袋說了幾句，像是在說如何處理。

兩人達成一致，抬頭時眼神都露著不屑與鄙夷，昂起頭揚揚手，言語粗魯無比，「你們這種賤民我們看得多了去，又想拿個假東西訛官府，還不快走。」

兩人推推搡搡地想把老婦趕走，並呵斥那些路人速速散去。大部分怕惹禍上身的人嘴上罵幾句也就走開了，門前只剩下無助的老婦和幾個不願離開的好心路人，那兩人更加認定這個老婦就是要訛錢的，動作越發放肆，當老婦實在抗不住時，後面傳來了一聲斥責。

「住手，誰給你們膽子這麼做？」江夜一席黑衣，踏上臺階扶起老婦，眼神狠厲地掃過兩個守門人。

一見這身衣袍和通身的貴氣，肯定是他們兩個惹不起的，氣勢一下弱了很多，態度瞬轉，笑得諂媚地賠禮道歉。

終於有個人能真的幫助她了，老婦哭著跟江夜說她的難事，天災苦，苦的就是這些老百姓啊！

老婦年邁無力，扒著江夜的衣袖才能緩緩站起來，在這期間，江夜面色淡然，完全不似之前那樣有女子觸碰到他的周身之物就會嫌棄地推開。

江夜攙扶著老婦進了官府內，知縣眼一睜，瞧見江家二公子來了，忙將頭上的官帽扶正，坐直了身子，小眼睛笑得只剩一條縫。

「不知江二公子來我們這小縣衙做什麼呢？」知縣斟酌著開了口。

「老人家在門前申冤，你們卻驅趕她，這是在給聖上抹黑，你們可知錯？」江夜扶著老婦在椅上坐下，隨後怒目而視這個無為的狗官。

「這、這……」知縣鬢角開始冒汗，嘴唇蠕動半天也說不出一句話。

知縣旁邊有個瘦弱的男子倒是有膽氣，直視著江夜解釋道：「江二公子息怒，近來確實是有些流民拿著假契，跪在門前鬧得人心惶惶，這位老婦是我們的疏忽。」

敢作敢當，坦坦蕩蕩，這人倒是讓江夜有些意外，也不再施壓，細細地問起清水縣目前的情況。

夜色將近江夜才與這人談完，旁邊的知縣大氣都不敢喘，而這人卻能侃侃而談，毫不怯懦，江夜很是欣賞，離開時雖是疲憊，但也有遇見相投之人的興奮。

回府後他長腿一跨想著跟吳清分享，腳步突然一僵，放緩下來，抬頭看見那間再也沒有亮起過的屋子，竟再難向前一步，飛揚的眉眼逐漸淡下，壓抑著的疲憊鋪天蓋地湧過來。

江夜站在門口，漆黑的夜色照著他一半神色不明的臉隱藏在黑暗中，涼涼的清風裡顯得背影格外孤單。

「唉。」李管家默默歎氣，半年了，公子忘我地處理事務，日日燭火長明，他這麼幹不就是為了能不再想夫人早已離開的現實嗎？夫人薨府後，公子就再無可以稍稍軟弱的地方了。李管家緩緩走上去將披風披在江夜身上，剛一披上，江夜猛然轉頭，眼裡有著讓人難以忽視的驚喜，像是藏了綻放在夜間的煙花，可瞬間那點火花就消失了。

原來，她不會回來了。

他突然想進她房間看看，這半年他像一條被擰著的鋼絲，從來不敢放鬆一瞬，就怕一放鬆，腦海裡就回想起她笑的、失落的、興奮的種種模樣。

他也不敢再踏進她的房間，怕進去了就更出不來了，可是不管他怎麼努力，就是忘不掉那抹身影。

進到屋內，見著她曾待過的地方，江夜黑眸中閃現像孩子一樣的茫然，低喃道：「李叔，你說我該做什麼才能找回她呢？」

李管家看著公子的眼中露出深深的寂寞與無助，蒼老卻清晰地說道：「公子，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是真心，唯有真心才能解開難題。」

「真心？」江夜像是聽進去了又像是什麼都沒聽懂，真心究竟是什麼？

正當他神色迷茫之時，突然瞧見床腳下有一抹藍色，好奇所致，打起些精神撿起了這個藍色的東西。拍拍上面落的灰塵，上面居然寫著《劍氣心法》，他不可思議地睜大眼睛再細看，這不是他的幻覺，為什麼他一向賢慧溫順的夫人房裡會有這種東西？

書角有些折痕，看得出它的主人經常翻閱，江夜的好奇心越來越大，翻開它細細看其中內容，看得出應是一個武林老前輩留下的心法，那吳清為何會有呢？

終於在幾個較難習得的心法旁的一側留白裡發現了一串小字，明顯是出自女兒家之手，想必

是吳清寫的，可這字跡怎麼莫名有些熟悉呢？

越看越覺得不對勁，他好像在什麼地方看到過這樣的字，江夜手指抵著額頭細細思索，突然想到了那些信。

他急急快步回到自己的屋內，打開右側暗格裡那整齊疊好的信件，一封封取出，在燭光下認真地看著，表情透著幾絲凝重，不祥的感覺越來越濃。

許久未開封的信件邊角有些泛黃，看得出時間久遠，可是信件上的字句卻充滿著少年時的甜蜜——

鶯兒，今日我被兄長表揚了，他說我此事做得甚好，下一趟我可能得去蘇州了，到時我給妳講講蘇州美景。

見字如晤，上回去的那宮宴真無聊，那些人嘰嘰喳喳的，好沒意思，還不如與妳多寫些東西來得自在。

這些一樁樁一件件小事，每每他寫後，對面的小姑娘總是能與他共享快樂，消解煩惱。

兩人就像無話不談的好友談天論地，可他唯獨不知這個小姑娘叫什麼，他一直心下難耐，總想知道對方是誰。

直至那一年七夕前夜，他紅著臉，趴在桌上糾結來糾結去，筆落下又劃掉，廢了十幾張紙後最終寫下了邀約——

七夕那日，他想約她在那南邊溪水橋頭見，她若願與他相見，就穿著粉色襦裙在橋頭等他，他必不會讓她久等。

寫完後，他的臉上如火燒，都不敢再看那封信一眼，潑灑的黑眸閃閃躲躲像偷偷摸摸做了什麼事一般，其中的興奮又是藏不住的，心怦怦直跳，當晚就作了個夢，她正如初生的驕陽一般生動地站在橋頭，含著笑向他奔來。

第二日清晨，他的褲子濕了一塊，他羞紅著臉，卻有著少年郎的朝氣，出門前還特意洗浴一番換上新裝，連兄長都笑他是不是要去見哪家小姑娘。

七夕那日，街道上人群湧動，總能看到一些互生情愫的人站在一塊，姑娘低頭提帕笑，男兒臉紅繞她轉，都是一副郎情妾意的模樣。

江夜心情更佳，他在想，見了面後她會不會也像那些女子一般嬌羞，若是、若是他說讓她當他的妻，會不會嫌他浪蕩輕浮……

想著想著就比原來約好的時候早了一個時辰到了，他來回走動，眼裡是藏不住的期待。

他忘了在那等了多久，等到周圍人漸漸少了，橋的那頭才出現了一個粉衣女子。

當他見到那粉色衣裙的那刻，若有人在旁定會驚歎，世間竟然有眉眼如此好看的男子，眼睛裡藏著笑意，恍若星辰都鑲嵌其中。

然而粉衣女子像是憤恨一般轉過頭跟丫鬟咒罵著什麼，臉上表情甚是不快，直至看到江夜，又像是變臉一般淺笑嫣然。

當時的他只覺得她露出的憤恨表情可能是他看錯了，而後那細微的變臉總讓他覺得哪裡不太對，不過他還是興奮地招手，問著她是鶯兒嗎？

那女子羞澀地低下頭，若有若無地點了一下，頓時他心中湧起莫大歡欣，原來這就是他的鶯兒，原來她是這副模樣。

他也紅著臉，不自然地為她介紹路上的一路玩意，女子時時低頭笑著，雖然與他之前想像的

鶯兒不太一樣，但終於相見的喜悅沖淡了這些疑惑，最後他不自在地撓頭，略顯唐突地問道：「鶯兒，妳可心悅我？」

女子嬌羞地低下頭，扭扭捏捏，最後微不可察地點點頭，江夜只覺得好似願望得以成真，少年意氣，一把將少女抱起在原地繞著圈。

女子也咯咯輕笑，流光飛舞，他們就如平常的男女一般相擁歡笑，他當時只覺得自己是世間最幸運的男子，問過身分，知道鶯兒就是吳府的嫡長女，雖然門第上不相配，但若他堅持，沒什麼能攔著他。

最奇怪的是在那次見面後，他迫不及待地給鶯兒寫了一封信，在信裡隱晦地問她是否願意嫁入江家，他想，她應是與他一樣的想法。

隔了數日她回了信，信上的字體無差，但總感覺語氣與平時不太相同。她先是委婉地誇讚江府地位之高，兜兜繞繞地說了一通，又說自己高攀不起，最後明白地告知他，她並不想嫁給他，希望自此斷了聯繫。

江夜拿著信瞪大了眼，不可置信地讀著裡面的每一個字，每一個字他都懂，可是為什麼湊在一起他就不明白了呢，不懂為何會成了這樣。

在之前的信裡，他能感受到她是個敢愛敢恨的小姑娘，在七夕那夜她也表明了她的心意，那為什麼？他原以為她也有與他一樣衝破世俗的勇氣，沒想到才這麼幾天就拒絕了他。

他想不通，偷偷在吳府附近等了好一段時間，就是為了逮住她問個明白，可是吳府卻傳來嫡長女病重在床的消息。

他擔憂地皺著眉頭在吳府門口徘徊，最後咬牙翻牆躍進她的院子，還未踏進房間，裡面卻傳來女子的嬌聲——「你就不要逗了，好癢啊。」

很快就傳出了另一個男子的聲音，「妳怎麼這麼不經癢，嗯？」

聲音不大，但能聽出是個與自己年紀相仿的男子。

江夜一身傲氣被這一聲聲調笑擊得破碎，他不甘心地上房頂翻開磚瓦，清清楚楚看到正是他的鶯兒和一個他看不清面容的男子在調笑。

黑眸裡洩出濃濃的失望，額角微微暴出青筋，雙手握成拳，直至指甲刻得掌心出血。

他長這麼大還沒被人折辱至此，也未曾想到他心目中的鶯兒居然是這樣一個浪蕩的女子。他翻出牆，跌跌撞撞地想離開，灰暗的天色下，他好像撞到了什麼人，那人被撞得往後一退，支吾了一聲，可他像失了魂般沒有理會。

他可是京城裡誰都得敬三分的江家二公子，從小就受盡了祖父母的疼愛，有些任意妄為，但從不出格，京城不知道有多少千金想方設法嫁給他。

江夜的眼裡露出了幾分自嘲，他連他們的未來都想好了，想好了怎麼勸說他的祖父母，怎麼說服他的兄長，而現在，現實卻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

他回到房後氣憤地想將那些信、那些日月撕碎，可是在他正將它們揉成一團準備撕爛時，手下一頓，又似瘋了一般將它們鋪平。

他捨不得這些時光，即便告訴他都是假的，他也不忍親自撕碎這些。

皺巴巴的紙又彷彿在告訴他，他的無知、他的愚蠢，索性一把放進盒子裡上了鎖。

他從此變得不愛笑了，總是沉悶地習武讀書，少年的意氣風發像是被打磨成了官場的圓滑世故，周圍的人也越來越看不透他的心思，但他還是會時不時想起當年快活的時光，正是他逐

漸沉穩時，一封信卻又打破了這一切。

信上女子委屈地說自己當時拒絕江家是因為娘親不許，覺得吳家和江家門第差距太大，而且爹爹對她不好，當即就給她相看了人家，她也只能假借病重虛與委蛇，若是郎君還有情意，便私來吳府，鶯兒願與江郎共同進退，再不受世俗而擾。

他躊躇再三還是去了，卻沒想到被人暗算，與吳清同臥在床榻上，吳泉見到他身側躺的竟是她的庶妹，瞪大了眼睛，美目藏淚，但若是細看卻有一些小小的快意。

當時他沒想這麼多，看著本應該與他澄清，之後或許會和他相伴一生的人不可置信地看到他的「背叛」，愧疚感填滿了他的心，但事已至此，即便什麼都沒發生，他仍必須對吳清的清白負責，遂娶了她。

可是看到這本心法上的字與信上的字如此相似，還有她留下的那些食譜，不得不讓他起了疑心，質疑當初吳家姊妹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？

當初「鶯兒」無故態度大變已讓他產生懷疑，只是相互通信多年，後來的他不願用朝堂上那些手段去查往事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那些小小的疑點的確奇怪。

當機立斷，江夜前往吳府，這件事只有吳家人才最是清楚，而他對他的夫人實在是瞭解不多，這回他要探個明白。

時隔半年多，江二公子再次來到吳府，這回他仗著自己輕功高強，躲過府內的侍衛，直奔吳清房間。

所幸吳清所住的地方早就空無一人，加上吳府沒有安排太多人在附近巡邏，他輕而易舉地溜了進去，此次他不想打草驚蛇，先自己探尋，上回他來時沒有細看其中東西，只大略看到這簡陋的院子，這回得仔細看看。

一到院內，一股濃濃的灰塵被揚起的嗆鼻感，他咳嗽幾聲，眉頭緊皺，鼻翼微動。他的房間一向有人打掃，已經許久沒有來過這種長久沒人住過的院子。

纖長有力的手指一抹，櫃門就留下一個指紋，江夜的劍眉緊鎖，將櫃門拉開，就聽見吱嘎一聲，看得出衣櫃已經好久未曾用過，裡面的東西早就被主人帶走，空空蕩蕩，一層厚厚的灰，不留一物。

江夜心下有些失落，莫非他真的想錯了？正當他準備掩上櫃門，去其他地方再看看時，突然瞥見櫃門靠牆一端有個凹陷，不太明顯，但灰塵比其他地方少了許多，他頗感奇怪，手指觸動凹陷邊緣狠狠一按，凸出一個暗格。

哦？他的夫人還藏著東西，江夜有些意外。

暗格內留著一張紙，上面正是他七夕前夜送的那封信。

江夜臉色一變，這不可能，那封信現在還好端端地在他房間的櫃子裡，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？他房間那封除了他親自落筆的邀約外，信的背後還有鶯兒的回信，這是他們兩個心照不宣的祕密，鶯兒的所有回覆都在他原先的信紙背後，所以他存下了所有的信，而這個究竟是什麼？

上面的字就算他不想承認也不得不說，這樣的筆鋒和用筆的習慣，只有他才能寫得出來，這就是他寫的。

這樣一模一樣的兩封信為什麼會出現？又為什麼會出現在吳清的房間？

他將這封信翻面，後頭有一些血跡，已經變成褐色，想必是很早之前留下的，一條條痕跡不

規則地抹在上面，像是這封信曾經被一個手上沾了鮮血的人攥在手裡。
這一切都超越了江夜的認知，也越來越撲朔迷離，當初的一切都是真的嗎？鶯兒她究竟是誰？

Crescent Family